

陈卓乾 著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ark, textured background with a large, irregular, jagged opening in the center. Through this opening, a bright, fiery orange and yellow light emanates, resembling a sun or a fire. In the foreground, a dark silhouette of a person is visible, looking towards the light. The background also shows faint outlines of city buildings with lit windows. The title '香港游子' is written in large, bold, red characters with a white outline, positioned at the bottom of the cover.

香港游子

国文联出版公司

香 港 游 子

陈卓乾 著

050729



女子学院 0052035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香港游子

陈卓乾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四二二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 印张 2 插页 236千字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册

•

ISBN 7-5059-1062-0/I·773 定价：4.20元

第一章

一

在香港九龙城附近的界限街上，有两所名牌学校。在界限街与窝打老道交界处，是玛利诺女校，红墙绿树，哥特式的尖顶，肃穆而典雅，娴静地座落在一个小丘之上。过去不远，在另一个小丘上，雄踞着一座四层的灰色建筑，在罗马教堂式的圆顶，圆顶上有直指天空的十字架，这便是喇沙英文书院男校。

1949年9月1日，菊花盛开的时节，喇沙书院开学了。3班C的班主任，姓陈，名丹尼尔，正捧着点名册来到教室门口。因为英文书院以8班为最低年级，所以3班便相当于6年级了。

丹尼尔陈年轻英俊，风度翩翩，精神奕奕，志高气昂。因为他所在的这所学校，是名牌中的名牌，是一切有子弟的家庭，不管有钱的还是没钱的，都十分向往的学府。从喇沙书院出来的学生，不愁没有职业，当“帮办”，当“文员”，出国留学，都十分容易。就是不任什么职，坐在家里，对人说起这个学历，都荣耀三分。而丹尼尔陈是这所学校的教师，那就更荣耀了。

正要踏进教室的门，就听到天上一阵飞机轰鸣声。他抬头往天上看去，便见到一架黑色的飞机在上空掠过。这是驻香港的英国皇家空军的喷气式战斗机，最近一段时间，驻港

英军总是让这种战斗机在天上演习，目的也许就是证明他们有保卫香港、抗击中共军队的力量，以安港人之心吧？但是前几天就有这样一架“黑寡妇”不知由于什么障碍一个倒栽葱跌了下来，机毁人亡。人们因此又看出了这种飞机并没有那种神话般的战斗力，未必能抵挡得住横扫国民党军队的中共军队。丹尼尔陈心里想：“也许没有这些‘黑寡妇’在天上搔首弄姿，人们心里反而要安定些。”这样想着，他的心头又不禁漫过一阵忧虑：中共的军队在占领了上海之后，正在挥军南下，指日便可达到广州、深圳，他们会不会打过香港来呢？香港会不会象抗日的那三年零八个月一样，又经历一次战祸呢？也许不会吧？中国共产党人难道与强大的英美为敌，不，不会的。

“丹尼尔陈！”，这是从走廊上走过来的英国人基臣神父的声音。基臣神父是这所学校的首脑。他个子不高，肚皮在黑色的道袍底下圆圆地鼓起，满脸醉汉似的红光。

“早上好，基臣神父，”丹尼尔陈用英语说。

“上课后便点名，”基臣神父用英语吩咐说。“凡是今天不到又没请假的学生，一律除名！”基臣神父做了个傲慢地向下砍的手势。喇沙书院是香港少有的名牌学校，每天到教导处来祈求准其子弟插班的家长多如蝼蚁。其中不少是从大陆携眷逃来的国民党的军政要人，基臣神父除了勉强收了一个白崇禧的儿子之外，其他一律婉拒门外了。所以他不能容忍有哪一个学生敢于在开学的第一天缺课不到。

“是，不到就除名！”丹尼尔陈用英语答应着。

丹尼尔陈走进教室，师生行过礼后，就开始点名。每一个被点到名的学生都连忙答一声“Present”，那是英语

“到”的意思。每一个学生在应到的时候都有一种自豪的心情：他有幸成为喇沙书院的学生，校外有多少人进不来而不得不到培新之类的私立学校去就读呢！

李培基，到；约瑟许，到；张可训，到；弗兰西斯王，到刘；大贵，到；陈港生，到……到，到，到……

“张健宇，”丹尼尔陈叫。

没有声音。教室里一片静寂。

“张健宇！”丹尼尔陈又叫了一声，同时就抬起头来，向后，向张健宇坐的那个座位望去。那座位空着。张健宇没有，按基臣神父的指示，应该马上除名。但是难道把张健宇除名？难道谁都不除名独独把张健宇除名？为什么偏偏就是这个张健宇没到呢？

难怪丹尼尔陈在给不给张健宇除名这问题上犹豫的，张健宇是全校教师都认为极有天赋的学生，他入学之后，1年级读了3个月便跳上2年级，2年级读了3个月便又跳上4年级，3年内读了5年的书，人人都认为他是最有希望的学生，丹尼尔陈愿把他这个班的全班学生开除掉一半，都不愿开除张健宇。

“但他为什么不来呢？”丹尼尔陈沉吟着，用红蓝铅笔轻轻敲着点名册。会不会是病了？有急事？丹尼尔陈眼前出现张健宇那个高个子不高的形象，方方脸、高前额、明亮而有神的眼睛，右颊上一个笑靥。

这孩子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这一点丹尼尔陈早就发现了。常常见他上课时坐在后，埋头看一些赤色书籍，什么“大众哲学”啦，“向炮口要饭吃”啦，等等。丹尼尔陈曾告诫他，政治对于你这个十几岁的学生来说是太深奥了啊！

但张健字没听进去。这种赤色思想是有瘾的，染上了便很不容易戒掉。也许，他已经象铁屑一样被磁吸走了，连课也不上便去投奔共产党了？

“丹尼尔陈。”基臣神父又经过教室门口，顺口问了一声：“有没到的吗？”

“有一个。”

“立即把他的名字删掉！”

“但这没到的人是——”

“不管他是谁！”

“——是张健字”

“张健字？！”基臣神父把他那两道粗得异常的眉毛攢了起来。是张健字？没有谁比基臣神父更喜欢张健字的了。这孩子在一年级入学时，是他亲自接收的，并且当时便决定给他助学金，赠送全部书籍。这几年来，这孩子的成绩一直是最优秀的，学校还准备在他毕业之后把他送到美国的大学里去深造呢。

“怎么样，除他的名？”丹尼尔陈问。

基臣神父侧着头犹豫着，后来扬起手，为难地说：“给他一天延限，派人去通知他马上来。”

“是。”

课后，丹尼尔陈把班上一个得力的学生名黄欣庭的叫到一边说：“黄欣庭，你到过张健字的家里吗？”

“没有，但我找得到。”

“去找找，新镇地街，257号，你去看看张健字，看看他是不是病了，或是有什么急事，如果不是，就劝他三天之内快来上学。”丹尼尔陈自作主张地把一天延限改成三天。

“别人是一天不到便除名的，对他却宽限三天，三天，把他的学位保留三天等他，懂吗？学校对他真是特别优待了，叫他不要错过，三天之后，他若不来，学位就让给插班生了，懂吗？”

“懂。”

“那么去吧。”

黄欣庭走了几步，丹尼尔陈又叫住他，说：“给我好好劝劝他，听到吗？好好劝劝他。他是个人才，可惜了。知道吗？”

“知道了，”黄欣庭说，讨好地眨眨眼睛。

二

黄欣庭坐巴士到弥敦道广华医院附近下了车，走进咸美顿街。这条街窄小而拥挤，两旁摆满了“大牌档”的摊亭。黄欣庭知道张健字的妈妈就在这街上开牌档，而且知道她的档名“华乐园”。噢，就是这一档，摊亭上写着“华乐园咖啡牛奶多士西饼”呢，那档亭后面站着的那个圆圆脸的妇人，会不会就是张健字的妈妈呢？

黄欣庭从咸美顿街转进新填地街，走上257号的幽暗的楼梯，来到二楼。他敲门。敲了两次之后，听见里面问：

“谁？”可巧，正是张健字的声音。

“我找你，张健字，我是黄欣庭。”

张健字打开门，诧异地说道：“咦，是你？”张健字多少有点惊异，因为他平常根本不与黄欣庭这一类人来往。他是瞧不起黄欣庭的，这种人用功读书，不过是巴望在毕业之后

得到一份收入高一些的工作，他们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他们庸俗。在张健宇看来，整个香港的人大多是庸俗不堪的，他们只有赚钱、过舒适生活的市俗想望。而张健宇的十七岁胸膛里，却充满崇高的理想，他要做文学家，革命家，或做别的什么崇高而伟大的人物，象鲁迅，象普罗米修斯，象帕格尼尼。

黄欣庭随着张健宇来到骑楼。坐下之后，他环顾了一下后，只有半边骑楼是属于张健宇的，放着一张旧书桌，一把破椅子，墙上有用炼奶板箱钉成的“书”，放着三四排书。看得出来，这是个穷家。但要改变这个穷局面，你就得好好把书读完啊，搞什么共产主义？！

“密斯脱丹尼尔陈要我来告诉你，他把学位留着等你三天，只三天，三天你不来，就要让给插班生了。”

张健宇迟疑着没有说话。他怎么也没有心情到喇沙书院去上学了。上海解放之前，他还想过，在喇沙英文书院毕业后慢慢考虑离不离开香港。上海解放之后不久，他所参加的进步青年团体红洪歌咏团便有一批人由地下党组织送到东江去了，这一下他便再也安不下心来了。天天盼望共产主义，现在共产主义来到门口了，你却还在洋人的书院里读洋文！

“你告诉密斯脱丹尼尔陈，我不去了。马上便要到广州去了，广州一解放我便去，不必等我了。”

“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的好，”黄欣庭劝告他。“只等你三天，三天之后你若不来，你便从此不是喇沙的学生了。你知道，喇沙的学位是用高价买都买不到的，多少富人大亨想把子弟往这里塞，可你就这样轻易地丢掉它？读完了喇

沙，你便捧上了个铁饭碗啦，将来什么幸福没有呢？为什么要跑到广州去呢？

张健宇的心情十分犹豫，他不是被黄欣庭说服了，而是对自己到广州去干什么并没有十分的把握。听说广州一解放便会有一些干部学校招生，他可以去报考。万一没有这样的学校呢？万一有这样的学校而他考不上呢？

黄欣庭见张健宇不说话，以为自己的劝告奏效了，就又反反复复地劝说了一通。他是的确为丹尼尔陈的委托尽了力了。最后，张健宇说：“好吧，我在这三天里好好想一想，三天之后，如果不见我来，我就是决定不去了。”

张健宇送黄欣庭出了门之后，沉吟着走回来，啊啊，三天，三天，三天我就能做出决定么？我是破釜沉舟呢？还是脚先踏着两只船好呢？我该怎么办？但不管怎样，我不能告诉妈妈，告诉妈妈她会哭的。我最怕见人哭，哭的是弱者。这是套用莎士比亚的一句话。我真希望知道莎士比亚在成为莎士比亚之前是怎么生活的。

这时他抬起头，赫然发现，他妈妈徐燕香已经不知什么时候进来坐在她的床沿上了，这就是说，她已经听到了他和黄欣庭的全部对话了。

是的，徐燕香的确已经听到了儿子和他的同学的全部对话了，这时从床沿上慢慢地站起来。

“妈。”张健宇叫。

“你不在去喇沙学院上学了？”

“是的，我不想再去了。”

徐燕香的心里惶乱而忧郁。战后回到香港时，生活无着，担心儿子没有书读。后来儿子考进喇沙英文书院了，又

担心没钱供他读完。现在她的“大牌档”生意顺利，有钱供他一直读下去，他却又不读了。

“那你怎么办呢？不读书？”徐燕香问，语气既不严厉，也不坚决。她一贯对子女的宗旨是，不拦阻也不勉强，让他们选择自己的路。而且她一贯相信健宇，总觉得他禀性聪颖，一切都是讲道理的。

“广州一解放，我便上广州。”

“还是把英文书院读完再去吧，只这两年了，读完了也好有个学历。”

张健宇看了一眼妈妈。

妈妈这些时是明显地老了。他心里有点内疚，仿佛是他使妈妈老了的。

“不，广州马上就解放了，共产主义马上来到了，人人都马上会幸福地生活，还要这英文书院的学历干什么？”

徐燕香也就不再说话了。长大了的儿子东流水，你能拦阻得住他？就算拦住了他，将来若证明他是对的，他那时还会怪你误了他的前程。

和儿子谈了一会，没有什么结果，徐燕香就下楼到咸美顿街的大牌档去，心里充满了莫名的忧郁，好象心脏被什么无形的夹子夹住了。

在档口做了一会事，她的心情又宽松一些。俗语，“儿大儿世界”，为什么操那么多的心呢？也许儿子是对的，世界也许就会照他的想法转，也许现在自己白担忧呢？

晚饭过后，生意清淡了些，她坐在档口默默地思量。想到健宇走了之后，她一个人在香港生活，十分孤单而凄清。她想起她的大女儿和大儿子。大女儿张启慧，抗日时在衡阳

嫁了人，现在留在重庆。大儿子张健荣流落在粤汉铁路韶关机务段，胜利之后，因为生活无着，无法叫他回香港来。近来，他一再来信要求回香港，她因为听张健字的话，觉得他应该留在韶关，迎接新社会的到来，所以每次去信总是叫他不要回来。现在健字要走了，她怎么还能不叫健荣回来呢？健字啊，你自小没享过什么福，抗战时又流落在乐昌的军士大队里过了几年苦不堪言的学兵生活，现在好不容易妈妈有了点让你享福的能力了，你又要走了。你要是在这里把书读下去，我说不定可以一直供你读大学，现在你要走，我便只好把供你的力量转去供你哥哥了。

她想了一会，站了起来，走出档口，向“榕树头”走去。“榕树头”是香港曲麻地的一个地名，那儿有几棵遮天隐日的大榕树，一到晚上，在榕树脚下便有许多小摊子营业，卖熟食的，卖小商品的，算命卜卦的，还有代写书信的。徐燕香自小没有读过书，学到的几个字都是先夫张仲年教的，看报揣摩到的，自己写信很费气力，用圆珠笔在纸上划半日划不出几个字来，稍长一点的信她便要找这种写信的先生代劳了。

她在一个写信先生的桌旁坐下来，把健荣近时的几封来信给那写信先生看。写信先生戴上那断了一条腿的老花眼镜，在油灯下索洛索洛地抖动信，看了半天，说：“令郎要回来，你要怎么回答呢？”

“叫他回来，叫他回来！”她说，心里象刀绞般难受。健字是她最疼爱的儿子，他聪明好学，在香港把书读完是会很有出息的，而现在他却要停学离开，实在是可惜了。

三

张健宇在三天里一直是犹豫的，没有破釜沉舟的决心。但是三天的时间在他的犹豫中过去，“釜”自自然然便打破了，“舟”也不由自主地便沉，到了第四天早上他醒来时，便又不无怅惘地想：“现在我再也不是喇沙书院的学生了。”

后退的路断了，前进的路还不知在哪里。近年来他参加了进步青年庆祝十月一日第一个国庆节演出，参加了庆祝广州解放的活动，参加了民主人士办的中业学院文学系的学习。

十二月一日，他在《文汇报》上看到了一个消息，广州两所革命大学同时开始招生，一所是军政大学，一所是南方大学。他一下跳得两丈高，前进的路向他敞开了，他要考革命大学去了。

《文汇报》对南方大学是这样描写的：“该大学设在广州石牌伪总统府的原址内，风景优美，楼阁成云，昔日反动派之窠巢，今后将为莘莘学子深造之所矣。”

在报考条件项下，写着报考者需出具原学校毕业或肄业的证明。要喇沙书院开这样的证明自然是不可能的。张健宇打听了一下，中业学院愿意开这样的证明，而且据说中业学院的证明也更顶用，可以报考各种革命学校。

一切都很顺利，妈妈那一关也很容易过了。徐燕香听说儿子是上广州考“大学”，心里当然高兴了，她那时并没有革命学校的概念，她心中的大学便是香港大学。香港大学毕业出来的人在香港是很有前途的，收入很高的。因此她积极

支持，给了张健宇一百元做路费。

十二月二号的晚上，徐燕香为健宇收拾行装，也没什么，不过是一个小藤箱，一个被卷。明天一早他便要上火车了。

东西收拾好之后，母子俩坐下来休息，徐燕香忧虑地说：“你的书没读够，能考得取么？”

“能的，”张健宇很有信心。

这时，有人拉响门铃，尾房的包租婆带银姨开门，忽然惊呼：“张太，你的大公子回来了！”

徐燕香吃惊地跳了起来，可不，她的大儿子张健荣提着一只皮箱，从门外进来了。

“噢，你瞧瞧！”徐燕香拍着双手。“一个要走，一个就来，象走马灯似的！”

“妈！”健荣叫了一声。“健宇，什么，你明天走？”

徐燕香说：“为什么不打个电报来我好去接车呢？”

“不用了，我又不是认不得路，省几个钱。”

张健宇站起来迎接哥哥。他对哥哥从已经解放的大陆跑到香港来很不以为然，为什么躲开光明呢？但是转念一想有哥哥回来陪伴妈妈，免妈妈孤独，多少可以减轻自己对母亲的负疚之情。

徐燕香开始里里外外忙碌，为健荣准备吃的东西，准备洗澡的热水。张健荣则坐下来和张健宇闲谈。他比张健宇大两三岁，个子比他略矮，比他略瘦，脸也比他略尖。

兄弟俩虽然分别了好几年，但从童年到少年时期的共同生活仍记忆犹新。小时候，健荣去放风筝，有时带健宇去看；逃难时健宇要找人挑，健荣却能走路，并笑健宇是一个

“软塌塌”；流落在乐昌的军士大队时，当勤务兵的健荣给健宇很多照顾，直至他受了一个军士的毒打开了小差。

“什么，你明天就去广州？”

“是的，明天一早的车。”

“傻仔，人家都从广州跑到香港来，你却从香港跑到广州去吃苦？”

“那些人没有远大的眼光，他们不知道，共产主义将是多么美好的一个社会。”

“我从广州来，并没有看到什么好的，一切都比香港差得多。”

“那只是暂时的，几年之后，你再到广州看看，就会觉得香港远远不如广州了。不要说香港，就是英国、美国，将来都无法与中国比。”

“是吗？”张健荣诧异地挑起一道眉毛，怀疑健宇说的神话会不会变成事实。“几年后，你说几年呢？”

“20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那时候你来看看。”

“20年？20年还远着呢，20年后再说吧。”健荣说，心里却半信半疑，有那样的可能么？

第二天天不亮，张健宇就起来了，妈妈送他到门口，叫他不管考得取考不取，都早点来信。健宇跟哥哥说再见时，健荣还睡在帆布床上，只说了声：“考不取还是回来。”他在朦朦胧胧中想：“这傻仔迟早还是会跑回来的。”

和健宇同行的还有四个人，两个是中业学院的同学，余昌林、罗启发。一个是罗启发的亲戚杨康齐，还有一个是张健宇在红洪歌咏团的女团友何剑萍。

何剑萍和张健宇同龄，是个娇小的姑娘，有着苹果般红艳的脸庞。原来在红洪歌咏团的时候，她是又爱唱又爱跳又爱笑的，但现在她变得沉默不语，一副忧郁的样子。张健宇知道这是为什么。原来红洪歌咏团临广州解放前夕，曾组织一批人到东江去参加革命，没有叫她去。据说领导人在研究名单的时候，为她年龄太小，而且太娇气。她现在那沉默的、抿着嘴巴的样子，就好象在说：“我小么？我娇气么？你们等着瞧吧，看谁小谁娇气。”

他们坐火车到深圳，那时的深圳只有一个破旧的小车站，在一个小小的亭子前面排队买票。

他们坐到从深圳去广州的车上，五个人对着坐在一个卡位里，一边坐着余昌林、罗启发、杨康齐，一边坐着何剑萍和张健宇。

靠窗坐着的余昌林比他们的年纪都大些，大概有二十四五岁。他穿一件翻领的夹克，有点象什么大轮船的领航员。他的脸略长，头发梳得很整齐，不管是不是在吃食之后都爱在口里咬只牙签，他口袋里似乎装了个用之不尽的牙签盒。他和这同行的四个人都不很熟，所以不大讲话，只是用他那双眼睛看着各种各样的事物。

何剑萍坐在窗前一言不发，只是咬着嘴唇，好象在发狠。她想起红洪歌咏团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他们总好象在用亲切的、哄孩子的态度对她说话：“你还小，还得读书。”她用力咬住嘴唇，几乎咬得它出血，她真希望有一天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会看到她何剑萍既不小也不娇气，做着使人敬畏的惊天动地的大事。

张健宇坐在何剑萍的旁边，也不大说话。在红洪歌咏团

的时候，他是常常和何剑萍笑闹的，现在何剑萍不说话了，他便也不想多说了。他也和何剑萍一样，有被“大哥哥”、“大姐姐”们“遗弃”的感觉，大概领导人研究名单的时候，也觉得他小，觉得他应该读完喇沙英文书院吧。他常常无言地注视火车窗外，窗外深紫的山，绿玉般的水，车过时轰隆隆地响着的铁桥，都不知为什么，带着一种忧郁的色彩。现在妈妈正在做什么呢？在档口上？在想着他？啊，他是很不应该撒下年老的母亲的，但他又不能不奔向自己的前途啊。大概任何一个成年的子女对父母都有这种矛盾的心情吧？轰隆隆隆、轰隆隆隆、轰隆隆隆，火车的轮子在不停地吟唱着什么呢？好象一只苦闷而不会言语的怪兽，在固执地发着它自己的声音，希望别人把它的声音翻译成可以理解的语言。

张健宇从车窗下望，见铁路下面深深的谷中流着叫九曲十三湾的水流，远看如忧伤的碧玉。当年香港沦陷于日军手中，他随妈妈向粤北逃难时，就曾徒步在这九曲十三湾边上走过。不过那时他很小，妈妈请脚夫挑着他行李。算来不过是七、八年前的事吧，却好象隔世一般遥远了。哦，那时一起逃难的，除了妈妈、哥哥和他之外，还有一个裁缝师傅叫高扬的，妈妈带着这个裁缝师傅一起走，是想到了粤北之后，继续开裁缝店。不想半路上做资本的金链被日本兵抢走了，裁缝店开不成，高杨留落在粤北的农村，战后也没回香港，也许就死在粤北了。那高杨的样子他还记得，爱写毛笔字，而且写来写去总是这么一句：“远望长江飘白带，一轮红日滚金球”。

张健宇望着车窗外飘动的烟和不动的云，细细地倾听着